後集

詩 賛 序 記 雜議

問答 書 表 雜著 墓誌 誄書

李相國集

十六終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九

古律詩五十八首

詠春雪得二絶

似怯陽和落細微我言何必怯春爲春光尚早
花開晩未害將花補此時

梅發遲遲已罷春喜渠先放玉花新梅花開後
方交代莫遣園英有曠辰

奉和王太子元日 令製 并序

某退居已久未聞元日有 令製元日已
後方憑人得覩盛製因大慶 睿聖學日新

藻翰秀發實 社稷無疆之福也雖在老
耄不勝抃舞顧讚頌之音不覺出吻謹依
韻和成四首呈于舍人左右云云

祝聖壽詩二首

更籌壽五點報王春酒泛椒香上壽新庭鷺鷥賀班
旋舞袖宮鸞慶席弄歌唇物生雖自天機密乳
育全歸 聖澤均四海同歡由我代勿言今古
一般人
天錫皇齡的萬春請從今歲始稱新仙香入杏
催紅類羯鼓驚雷督綷唇草木無心何自識乾

坤化物本来均老人雖老情猶在直把南山壽
一人

祝令壽二首

此是花山第幾春東風首入震闌新宮鷄未鼓
司晨吾禁鸛先呀祝壽唇都爲民安和氣洽不
須户勸笑聲均眼前誰表長生慶四箇商顔白
髮人

春是東宮本分春長春何必更迎新祥雲繞戟
籠鷄首壽酒盈卮醮鳳唇花信暗傳香始動鳥
聲渾入聽初均昔年我亦叅寮屬猶賀情深舊

信人

雪花吟示空空上人

百花五出雪花六天工剪刻有多寡多者貴應深寡者功應乍胡奈真花與雪花生滅不如天造化花能經久雪易消此理茫茫終莫諜著言雪非花此豈非詐者詐則不及眞天不應薄於眞若厚於詐玄機不可測欲測翻笑我

上人見和復次韻

我吟雪花子輒和（師所押寡韻）詞信精微所見寡但是天於物本必付之乍花因風滅雪因日無奈

未遽随物化二物之理本如此子華於茲何不
謀若無風與日皆各保性者人生迺亦然我則
言保爲實芳擴（音去声）爲詐物我視同寘此語唯
起我（來詩有云）

次韻李侍郎需見和

物之巨者黒頭蟲閱了天年生或寡殀於草木
中誰久復誰乍但疑雪與百般花同是天工之
所化寒溫時異生滅殊均號爲花意難謀今觀
子之辭真似造化者造物亦何知君所評析異
同芳社人詐（君詩云）子論雖絶高大抵頗類我

次韻李侍郎需以迴文和長句雪詩
三十韻并序

非蒙復以織錦體和前雪詩夫迴文也雖於短章難莫甚焉故古之人雖喜爲迴文未有至於二十三十韻者况又和人所作鉅篇復以迴文者乎今子之所示婉轉可愛不可不答依韻效嚬耳

恬撥火來寒帶曉急挑燈後瞑侵宵凰冠赤沒渾山滿雉鬐紅埋亘谷飄墻粉白添知巧餙畄鬟青露覺微濾荒林晚宿窮猿縮逈野晨飛快

鶻驕狂態眷遭行客踐皓形移自善不播藏深
路面平沉地鑠久花根容囀當張傘　御街行
緩緩拂蓑漁浦去遥遥煌螢映字書窓夜文選煌煌
熒熒甫爽醒塊瞧揚朝粧樹大封枝及幹冒巖危
陷頂無腰忘移圃菜新抽甲綫種畦葱好挺條
蝗滅已諳田秀麥鷺鷥徧訪海增潮陽迴漸寖
華奔放日耀當妝色姹嬌鴦尾壓嗟端射冷免
毫凝歎曠裁謠膓飢認已空鐺鼎足蹇兢將踏
棧橋涼被簿知方襌卧淡灰拈恨却難燒倉囷
洒滿爭糧精府庫堆多較穀綃香案籥嬿方墻

息爨厨侵悔自輕消褰懷恐或多融繹歛誠知
應罷蕩摇章騁必冝須爾訪酒醺還欲得他招
霜氷肖豈重輕積雨露同何先後澆強僕倚堪
常泛篝病奴寬許已慵樵羊駈牧處毛輕散鶴
旋看時毴細凋郎騎躍歸霑玉弁客軒騰去混
銀貂囊儲掇拾瓊分擲橐實謀收来時鐃苐草
茁妬威烈猛䄅塵閉泛计流漂長堤遠怯歗臺
笠靜閣寒知澁管蕭黄道犯難應避去碧若天凌
易忽飛超觴深倒快心開豁景勝吟酣興引邀
祥祲等觀恬八湛喜悲同視廓成寥康身得章

時平恭適意歡欣我復聊

末有餘紙又以一絶寄之

多少詞人和我詩數篇成了豎降旗嘉君痛礪鋒鋩銳百戰場中軏出奇 奇謂長篇迴文

復次韻李侍郎重和雪詩迴文

忙忩勢忽隨驚吹杳遠聲宜洒静宵凰宂避全毋羽熡鶴皐飛混白毫飄墻垣補倍高層聳陌畛鋪匀皓彩瀌荒路凍妨行足捷聰堂寒減醉情驕狂童戲裏拳貪掬妙匠心中手宛播藏更出尖孤峙峀縮尋成峀早生笛張絲細細來多

小臯如絮輕輕去逓遙煌影要應着夜夜嬈姿憐
欲見朝朝粧塗土出鮮容態壓倒林成曲背腰
忘出巷門迷塞徑好尋園樹滿裝條蝗埋旋覺
嘗論壤裏ㅂ 没渾疑始漲潮陽長正宜収掩苒具
侵將漸寢妍嬌鶩廬莞室僧開閑免菀梁筵容
詠謡腸納暖漿煎茗椀脚沉融汁履洮橋凉衫
拂曠仍閑掛熾炭添新認猛燒倉欠自驚空積
粒地盈方喜正堆綃香梢鑠久何遲秀暖岸侵
多想急消囊遣穢歸融渙渙鈹迎風付弄搖搖章
戍快却君才騁賞好覩將我友招霜雹儷渠知

亙當作洹

亙凜火煙銷汝反深澆強丁選可因連獵羌儻
煩令屢續樵羊卽是芳均色繁蝶爲誰也恨英
凋郎兒壯合擊鷹鷂老叟衰便厚狢貂囊虀已
愁方酒斷子呵頻愧尚綦饒芳心歛到花閑曉
冽氣收教水作漂長嘯偶裁新譜曲穩調宜奏
好笳簫黃蘆折伏還深溺翠檜低蒙叟躝超觴
酌與同期爾覲筆騰相敲又誰邀祥年喜可紛
歡謔笑日圖將破寂寥康且壽時方事樂老中
閑適足生聊

又次絶句迴文韻 此詩子以迴文和之

多才負氣欻成詩戰筆雄豪壯旆旗嘉歎信君
鍾宿曜古今超出一人奇

次韻空空上人贈朴少年五十韻

二儀部判有陰陽雄或呼雌女逐郎歸鳳求凰
真眷戀孫鸞失偶却徊徨未聞連理殊群卉花
見同心異衆芳不有婦夫鶼得匹亦無兄弟鴈
聯行娶妻例欲圖偕老遇妾多皆誓不忘若復
風流鍾雅性又邀歌舞得歡場已煩柔指彈瑤
琴更要驕姿奉玉觴孰有相逢花態度終然得
固鐵肝腸紛紛競學蜂探蕊笑矣真同蝶趁香

雉並啄飛悲牧犢戲相孳尾寄梁鴦縱將絶艷
充閭閻亦欲諸姬列廡廊唯有高人能豁斷直
超流俗樂深藏冥心自悟根塵幻嗜道深諳氣
味長都遣攅陳歸嚼蠟因嫌大慾避探湯野孤
雖媚邪窺側天女難干謾在傍早已雲浮尋岱
華又將萍泛歷沅湘孤栖室處莞鋪簟獨向山
時葛緝裳如意不爲爬背物夫人竹是伴身裝
巖扉寂寞真堪樂世路繁華豈所望縱有妄緣
幾惑見想應介立不離方未知朴子形何似坐
使空師意反在自說純陽何感應但憐奇袁景

清揚亮非走野風牛突又豈奔泉渴鹿忙韻不
復能生槁穀稼何固必出枯楊但將敎寄期爲
友何忍須臾不共堂別去尋思如隔地詰来方
扑況麾墻及當軒翥翔千里得可從容宿一房
桃本無言甘種苑蓮何有意喜栽塘江邊鵠子
猶憐白茯上鷺離亦愛黃刹此少年生早慧左
於傳學飽曾嘗宛如濯濯春林色正似團團望
月光寢底同衾情爲篤宮中對食發奚妬見漢書
仙風舊莫聞周漢近古猶難覩宋唐國有四郎
眞似玉聲傳萬古動如簧採眞同乘飛青蓋尋

勝聯鞍控紫韁門下千徒會被聘我國以儒仙郎者爲徒四仙各有千徒釋中二老昵爲常安常等二僧師詩已言登山臨
水觀何富飲酒着花樂不荒適遇美姿猶吻合
休追往迹但心花鳴沙鏡浦何須悵叢石松亭
不用傷李詩云欲闘小庵增締搆並居精舍度炎
涼我言子計試爲得意護賢才不日良但念老
夫雖已耄耋高尊宿若爲量同盟契券如交預
與戰詩壇尚可當聞師常與朴子酬唱爲報慇懃邀鈿勒
幷呼厓蹇酌瑤漿亦兼芸閣能文老是即桑門
大法王清淨始須償宿債溫柔久已厭吾鄉芳

菲嘉節行當逼病憊殘骸漸必康五十韻中難縷悉樂雲寧肯曠來章芸閣李需樂雲亮和此詩末句有及於予故予亦知之

辛丑三月三日送長子涵以洪州守之任有作

桑榆景云迫泣別阿兒涵問汝向何處杳杳天之南專城雖汝榮此別吾何堪安有大耄翁留待朞年三懸知是永訣痛絶那客談好去好還朝公府坐潭潭毋或墮家聲人許某家男眼前雖未見地下豈不諳清白是第一其次愼而謙

明日獨坐書懷

昨晨送阿兒今日無来客空房坐蕭然有酒誰與酌咄咄是浮生未死齔自責此時若有人令我解嚬額一笑足銷憂絲竹非所憶

梳頭自嘆

頭禿不須梳短髮僅寸寸強自容其櫛聊以止癢悶紺髮變星星古人猶或恨況無髮可梳不死猶爲脫枯木暫不僵幸無風必偃

有題

眼病久不理人云瞳邊有白膜因嘆之

眼朗若明月大抵如我小瞳中反有膜微瞬如雲繞醫云非龍腦此病終莫療處處求未得數日憂悄悄忽從貴門得得之初喜笑醫言此非眞其形但相肖畢竟難理歟月蝕猶復皎月者是神物而我亦何較殆成習㴲薄臨一死作斯歎天若不終棄儻復舊睛瞭哀號但祈天藥石非所要

三月八日與族人蔡郎中大醉歌唱

如予病眼者閉目卧如何運反與吾子大醉放長歌更益眩雙目掩亂見玄花飲酒若不已是

必病所加知之竟未斷雖病又何嗟

明日又作

病時猶未刪辭酒死日方知始放觴醒在人間
何有味醉歸天上信爲良

又傷目病

我尚不畏死此病堪任置其痛竟難堪爲有此
身耳四大本非眞頗亦悟斯理如今覺痛覺楞嚴
畢陵伽婆蹉所云未入三摩地

謝晉陽公送龍腦及醫官理目病幷序

某値目瞳有膜醫云非龍腦難理此藥

非人間所常得也以是雖甚惶懼不得
已仰黷令鑒伏蒙邸下既賜以千金難
覓之藥又特遣名醫俛郎中來理此實
天地父母之恩也曷勝道哉感至揮淚

因成謝詩三首奉呈左右云云

龍腦真爲百藥王人間處處覓難輕一朝得受
千金賜未啓緘封眼已明

醫王纔到翦門前不覺衣裳倒且顛方接一言
知術妙倉公扁鵲肯同肩

冒顏乞藥出吾情特遣名醫意外榮若借良方

清我眼一生祝壽質神明

又謝晉陽公送白粲 并序

某本窮薄人也名爲宰官貧甚匹夫受祿亦疎在陳日久忽蒙令慈惠送白粲十斛一家喜忭同祝令壽萬年恩固不貲感何更詰涕流于外情動於中因課成謝詩一首云云

拙於生事況謀身被病呻吟又在陳歲儉已諳邦廩之俸疎尤覺我家貧一錢飛出朱門邃送牌江庫使送十斛來堆白粒新此賜豈惟令日始緬思

元自昔年頻青雲蹴送恩如海綮玉袠連澤似
春榮色僮奴同手抃蕊腸妻子解顏頻欣來滿
室皆親屬賀到填門是近隣祝壽冊誠天亦感
焚香遙指大年椿

三月十四日大雨雹二首 雙韻

雹者由來陰脅陽人云亦自徵動羽卒無飛鳥
中輒殭免似河平大於斧
大如馬首如鷄子上有聖人不為異 左傳云聖人在上雖有雹不為災也 況此僅同梅子耳團圓但作兒童戲

又五言雙韻

慾伏所自化（五行志凡雹皆慾陽伏陰）名之曰雨氷（說文雹雨氷也）
打猛如擲丸隈屋避奔騰（丸一本畾作石）

舊鷰來二首

翩翩一雙鷰知有舊巢在勤尋我宅來當以故
人待涎涎尾猶存喃喃舌不改舞轉楚宮腰便
嬛真可愛能復幾年看吾老恐不再
頷似班將軍腰如趙皇后多將渠尚微禽春春不
忘舊

夢與美人戲覺而題之（三月十五日也）

我年七十四久斷衾中事二公何夢魂中偶與美人

地下二字缺

人戲鬒髮單烏雲明瞳注秋水豈惟以心拖摩
撫袖中臂佯若露頳頰未幾開笑齒迺反邀我
愛解作百般媚嘗謂夢覺同以此例生死我今
已斷慾夢裏何來爾曰恐比所熏清淨一心地
　不如今妄意自疑耳飜思是器界一切皆
夢寐摩登伽亦夢留汝者誰是見楞嚴但得境解
脫境解脫則皆如夢事如寤一場驩況以夢中夢而疑眞
與僞毋謂此眞心生死或有異
　明日夢又與美人戲寤而又作
我今與家婦異寢已幾年汝幸我孤宿頻來媚

嬌姸人間遊箇事已悉於前篇胡不信受之入夢踵相連葦囊雖見試灰心寧復燃吾聞入道者魔必先妨旃汝豈此類歟去矣勿稽延

次韻李侍郎需餞慶濟州 弘益 廻文二首

漫長路垠送遐征淚墮方知自感情 代君送州之意 瀾淡穩堪尋過海酒傾醺好更斟鱙酸儒拙合棲幽巷曠度宏宜鎭劇城歡舞遍州名必暈 理暈管 絃專國古稱榮 古耽羅國 圓天仰挾廻巖峽沮地行窮八橘橙官省共叅叨父友 予與嚴君一再同省官目相親 喜君於世繼門成

右一擬贈太守可因風寄之

漫漫遣景迅徂征幸得偷閑退縱情瀾息已知心止水羽騰猶快手飛觥酸辛話可連更僕放逸遊期遍匝城歡笑與君唯合意訪來欣我覺生榮團跳丟欲同嘗杏逆滑枯將共剖橙官職羨多無藻贍萬千金敵一篇成

右二叙懷贈君

謝任相國見訪 并序

昨蒙相國枉顧蓬門以忽忽迴轡未得從容攀話不無遺恨因得詩三首奉寄云

從來宰相是天星過我閑門分外榮但恨忽忽廻玉轡未容片刻話平生

病中加又眼昏昏燕服輕迎國相尊顔巷雖窮猶有酒迴車不許與開樽

先公門下玷門人更荷恩私異等倫（先公別待我）二十九人皆鬼録頋公憐我尚存身

得本省所送鶴翎扇分人

雪紙鶴翎金環鼠開目（世以金環爲鼠目）張翕曰箹籛翩翩得風足六月手中搖炎光何處伏宜哉分與人引凉邦忍獨

病眼未着花有嘆

病是天之爲着花誰所破天既不吾憐春亦孤
負我已有開花權開目何未可

寄朴學士 仁著 并序

予以病目失着花昨方作詩有嘆今月二
十五日學士於新亭欲邀諸公賞百葉桃
花亦親來邀予予以左目患未赴然不能
忘情因得詩寄呈左右蓋不欲虛負此會
耳

俄聞緋杏開又報紅桃綻何况君侯家百葉最

堪謊邀之未敢赴豈以目爲患不知誰作儺妨我着花眼遥想新亭中坐客文彩煥輭斟霞液醇快賞霞葩爛必定有倡姬亦豈無簫管悵望費翹頸世情猶未斷非爲要飲酒我病真可嘆亦恨被嘉招未參深愧衰病復尚可趨其奈花飄散

次韻朴學士見和

君家邀舊伴共賞名花綻嗟我亦情鍾緣病失同謊老境期逍遥胡奈逢此患亦自惡東君不先明我眼虛遣好花開夸張紅錦熳回戀少年

時巖下電爛爛目病手不病一篇聊丟管煩公
狂來章使我鬱情斷意厚語還眞三復又三歎
但見南遊辭而我得不赦退相無由達令君此
況散父久失宮

紙有餘地又作一絶破南行之意
月食行當復絲絶亦可續南遊幸勿卜一所和長篇云他年卜南遊竟莫逃天祿

登家園望海有作

滄海杳茫茫孤舟何處適我願與之歸儻向蓬
萊碧不如不望之空使吾心惻焉知天上升反

恨海山闌嗟予猶滯凡彼此迷所即

鬱懷有作　雙韻

矮屋身猥隱一箇霜鬢翁有時一滴酒霑吻猶未寫千愁萬慮塡胷中安得與太白子美對醉揮筆陣吐出鬱氣和長虹

丁學士而安送酒酌飲有作

丁君顧我厚送此一壺酒能忍不之嘗此意良難負左目雖被醫唇舌幸無傷兩手亦得存持飲庸何害

次韻朴學士又和失看花詩

男兒豈可鰥女必縫衣綻君胡黜妓妾不翅拚
所翫況復揆閑久傲然不自患咄咄書空餘圖
悦賓朋眼引掃一茅亭共賞紅桃變想倒酒波
濃爭鋪詩錦爛予以病未叅莫預聞歌管麗水
國之南天遠夢猶斷予欲歸去來能忍不興歎
令將弭歸意次詩云卜南心已斷頌解吾顏赧吾何獨赧
顏散人難救散

和絶句　雙韻

知君必幸復理豈無斷續令年喜可卜天人申
立禄詔以命家之

次韻朴學士復和

經卷橫在案芭蕉心未綻經猶莫披着何況多多般翫伯陽不言乎有身爲之患如無此一身安有昏明眼夫子眞詩伯映世才華燮筆下風雷騰腸中錦繡爛斯文若無君譬之於徽管知音復有誰流水絃方斷浩然有歸心令我起長歎大器屈如此在列能不忝國公愛人材畢竟寧斁散

和絶句

連山得卦復知子官必續爾後更何卜騤騤逼

寵祿

四月六日松廣山道者無可回事到洛

師還山次乞詩

子曾深適碧山崖有底因緣別舊栖自說滔滔

一天地何東何北又何西

来何容易去何忙臨別無端暗斷腸蓮社主人

如問我（指社主大禪師）爲言深仰法中王

無可伴逕卓然道者乞詩

子是相門子早遍金閨籍（故平章崔三份子也早屬内侍累食祿忽

出家歸山）申之霑俸祿富貴行可畫胡爲剃玄髮反嘯

向雲山碧道貌已高古宿世應叅釋暫赴朝廷
徵告訴意可惜欲送蒙古徵之師因辭放歸還舊山臨別
良悽惻好去勗修真餘澤及一國

復次韻李侍郎需聞予送男赴洪州詩以廻文見和一首

栢作高節抗河爲曠懷涵陌畛蔑心中柢廓谿
西南白薾瀉詩清意重荷可堪澤面施鉛粉環
廻讀四三擲成金韻雅浩浩騁逸談赤蜃浮架
海班虬臥噓潭百萬錢直篇毒同予與男積愁
開妙語厚我於公諳益友是其君癡兒喻以讓

渴雨 雙韻 四月十一日

渴水猶或得渴酒儻能覔渴雨於斯劇致之難以力望天費目後雲斷天更碧何問大農殖先觀畦菜色天不棄我民嚴賜膏一滴

四月日聞鸎

中古道鸎鶯春鸎鶯必當春出我邦以孟夏月之爲鸎鶯月豈以地性殊其来遲不一遲早更何問入耳聲不拂時時到樹頭好哢歌喉滑鳥中聲最佳猶豁中心鬱

偶吟

無酒詩可停無詩酒可斥詩酒皆所嗜相値兩
相得信手書一句信口傾一酌奈何遼老子俱
得詩酒癖酒亦飮未多未似詩千百相逢遍譏
興是意緖莫測由此病亦深方死始可息不唯
我自傷人亦以之責

病中獨坐鬱懷得長短句一首無處寄
亦因贈李侍郎

脚輭行未得久積心中鬱申之目又昏已矣遊
老物今朝瞥起念擬欲身生兩翮横出六合飛
奮逸下則超江海上爲摩日月此亦一何狹不

南不北無彼無此是迺道之實子曾知我心胡
爲反得此摧屈

次韻李侍郎赴省試座主慶遷明日以
迴文謝之

潭鱗縮作久閑門耄瞎吾慚已廢文探遍玉應
懸鑑識楦齋桃想放香熏東南卷膳羅賓會左
右排筵簇妓群簪墮復遺冠及帶酒酣仍適血
兼輩三杯倒了醑添海一闋聞来歌遏雲懃却
老多侵病懶慾榮得可到雲沾醺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九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

古律詩四十一首

硯池詩

或問凡河池有水從地出云何此硯池露滴始
盈溢呼之以爲池其意似未必我荅子之言於
理無奈悖此池非常池凡目所未察雖云區區
窪磨出詞放逸一磨所自出花柳與風月千磨
及百磨潤色皇謨密陶鑄夔詩人洊洛夔萬筆
大或包天地深可吞溟渤硯池復硯池萬古元
不渴地湧與水滴其終混歸一

次韻李侍郎需復和鬱懷詩

身老病復攻不奈肓沉鬱時時頗自慰唯是孫中物尚未足豁然只此手端一筆奔騰天地如驥逸因睹子之詩穿天又出月起予者迺君捨君誰復導我平生一一皆具實翁雖縮凍龜中有所難屈

又 君於此篇以廻文和之

亢心是寥泬如何奈紆鬱赫顯矜富貴是皆物所物白髮衰耄翁悒悒悒悒如鳥籠因逃欲逸赤錦披華詞瞙眼開朗月碧酒香盈盃訪來當

欲橫縱倒瀉中淹之情實淫癖唯其詩痼疾知
誰有折屈

又以短篇破酷嗜迴文之意　雙韻

織錦雖信麗不必嗜成癖未免傷詩體古人亦
稀作放逸心或泥蟻封驥跼踏

一反觀難　并序

凡世人能反其己如他身而省其非者
鮮矣此意但能省其非如觀人之非耳
非至如諸菩薩能以己代衆生受苦之
意也然行之不已亦爲知不至佛菩薩

之境界耶聊以警人亦自省己而已
反觀難反觀難非聖非賢誰會此必當反己作
他身如見其人動靜與行止不自私其身然後
能行二字義譬如吾面形於鏡即與他面似孰
有觀人面竟莫知醜美然猶未得知何異盲瞽
類凡百士子銘於心貴能反觀因省己

見人家養蚕有作

蚕是馬之精其喙宛相類喫桑如食草肥大盈
箔囊既食又能眠絲絮出於是錦繡及黼黻綃
縠與羅綺莫不由茲生其益何多矣大勝此毫

翁畧無毫髮利進不補　帝衮退亦眠食耳頑然無
所愧蠢蠹之不似以是常自言老賊不如死

卯飲　雙韻

今朝飲狂藥頻覺頭岑岑尚難剛斷却輙欲綫
愁心

四月十九日聞夜雨

甘澍霈膏喜可量已於簷末滴琤琤披衣起坐
須勤聽旱久今方有此聲

聞笳聲　雙韻

誰摘林間一葉青拈吹口吻成清弄君看長笛

亦堪聽耆盡筍篁煩鑿孔

蟻拖蟲　雙韵

微蟲微於蟻蟻曳蟲猶善走大小若等視如虎制百獸

四月二十四日大雨二首　皆雙韵

昨宵猶喜一犂潤（此月十九日小雨）今日決知千畝盈滿國笑歌應已殷浪浪聲裏但難聽

屋漏未遑視先欣萬物蘇膏流深入地無復慮禾枯

次韵李侍郎需迴文長篇　二首 并序

愚雖往往効迴文體亦未喜酷嗜成癖者蓋以傷其詩體耳今君不循前誡（吾前以詩戒酷好迴文意）復以迴文長

篇二首見示初不欲和之然所寄之意亦豈無謂哉想必要予賡和故諒君之本意敢成二首奉寄云

登後園望永寧公北使詩 遣宗室永寧公入達旦朝覲

銀潢接派本連天獷俗驚傳貴胄仙賓館授成
加豆禮客程還作促轅旋神披篤副人傾伏義
重元開國活全親嬖只頻揮滴淚老衰衛嚴劾
徵涓自謂臣忠必豈勞官列屬近當先取威賢麟
信感迴頑獸悍鳳威歸華醜雛羶春秋計外尋
迴旆暮旦心同競擘蓮辰宿應精鍾鐵膽杳冥
懸壽畀椿年振振眼脫歸伊洛漠漠遂懲夢代

燕塵土視如增户萬隣交較豈奪爭田

神童國手詩（有姓郭小兒善碁嘗於晉陽公前着之）

碁枰鬪可樂筵賓慧悟児奇絶藝真羆夢瑞孚
男得誕豹韜兵借扃來陳龘形去認泉流漲豁
譜排成兎勢神施劫篳宜窻竹雨旋無樽好鳩
花春垂垂日駐方酣戰兀兀搥搖退怯人雖視
已知稀手敲乳餘猶自帶痕新漪連溜必盈池
碧（吾家泉此月内須湧出盈池）灩灩罍須貯酒辛眉面對拧
覩捷妙（予未見兒故云云）袖袪牽孰到連頻拔瞳我漸
閑適膜理脚君當起傯身（君詩序有脚病之雖）誰是少歟

誰是老知才一斷議年椿

五月日文叅酒廷軾携酒殽來訪俄有

玄源禪師又携酒果來訪各以詩謝之

五紀同遊援分篤三年方始枉騶來箇中但喜

攜乃芳醞宿悉渾消數四杯

右贈文公

一樽澄醑綠滔滔再挈猶多况復三屢荷厚恩

無以報舌需聒腸迨得無慙

右贈源公

文公見和復次韻

眷戀情深老更哀感君今日惠然來定知此月泉盈沼會復經過泛綠杯

丙申年門生及第等設宴慰宗工朴尚書予於筵上作詞一首 并序

五月十七日丙申年門生及第等大設華筵慰座主朴尚書 廷揆 致政以予其年亦預試席故并邀參赴又迎朴樞院 椐 朴學士仁著 朴侍郎 暉 同宴予酒酣即席作詞一首奉呈云 桂枝香慢

光華慶席正玉筍參羅迎致嘉客還有嬌花解

語近前罇摘殷勤好倒千金酒幸相逢不妨歡
劇兩翁俱老門生獻壽古今難得　念往日貪
遊好樂恨枯瘦如今何處浮白多喜開筵別占
洞天仙宅（借朴樞府宅花草奇景最勝）莫教舞妓停飄袖顧
者看紅日西側笑我殘叟搖肩無將手雙拍

是日三朴學士見和復次韻

笙歌簇席更錦繡襲熏瓊弁賓客門擁褵華李
艷往年親摘仙香暗動金杯酒興飛揚飲酣談
劇紅粧慢唱爭前祝壽不教歸得　記昔日曾
經此樂（戊戌年予之四度門生等設如此筵慰予致政此門生亦於其日在焉）俱重

到歡場雙鬢添白侵夕將迴更坐忘還家宅有
時豁起遣牵袖任蹉跎烏帽欹側笑哉殘叟連
呼倡兒促檀拍

又別贈門生

當年試席在蟻戰正酣誰是門客經了千淘萬
汰始登操摘天墀拜受黃封酒便飛榮翼翛鳴
劇奈今閑宴稱觴奉壽此情良得尭坐主秉酣
快樂更呼索華饌濡染氷白方信門生以是羨
田良宅起離筵簇香餘袖要歸時扶我身側笑
哉殘叟洪崖肩高醉堪拍

次韻源禪師見和前詩三首

壇宇寬於大海涵窮閻猶許扣門三盤筵草草供談笑別後那堪顏泚慚

饒君酒膽似河涵呷呷含杯未過三每到推乃壺連醉我追思狂態得無慚

家池不久碧成涵家有泉必此時湧出盈池今未爾池上才容客四三要趁此時邀與飲不來無奈辱吾慚

臥榻引風

杲日人間赤酷吏清風榻上卧羲皇快襟拂面渾閒事更入紗巾灑頂涼

次韻李侍郎需和桂枝香詞見寄二首

門人宴席有貴介滿堂多是親客慚我衰髮丹渥皓倩人方摘金鍾電釂流霞酒顔如儂飲識云劇但無夫子相酬屬壽𢊁由邀得　竟日暮吟詩共樂嘆曹在無劉元在無白無問誰家第一養花豪宅（來章云且問第幾侯宅故云是宅草木第一）　千葩爛映倡兒袖奈無言解語同側可憐衰叟還圖舫船與君拍

詩筵酒席自往昔縱遊因號狂客天上星辰雖遠筆頭皆摘殘年遇子同傾酒與題詩漸成繁

劉君猶年少予登老壽尚皆相得　已退縮將
誰與樂恨孤負春風桃李紅白將子殷勤不惜
往來窮宅縱欲鄰玉堆盈袖欲親攀歌詠陪側
許容透叟詞源相誇浪相拍
　予年老久已除色慾猶未去詩酒詩酒
　但有時寓興而已不宜成癖成癖即魔
　予憂之久矣漸欲少省先作三魔詩以
　見志耳
　色魔
自顏和好猶堪喜（一作猶無取）彼面雖妍奈我何多

向美人終蠱惑男兒誰免誤於魔

酒魔

人於喫物嬔辛物酒味深辛樂奈何必欲使人腸腐爛不知元是毒中魔

詩魔

詩不飛從天上降勞神搜得竟如何好風明月初相論着久成淫即是魔

六月一日朴學士 暄 設華筵會客并邀予叅赴酒酣作詞一首贈之　清平樂

虛臺豁榭自足清風未知朱夏 廣度虛豁足容百人華後不可

勝訃

不分豪門亦呼我宴席綺包羅褁可憐兩箇紅粧皓齒笑勸玉觴感極敢辭芳酒唯愁歸路扶將

又作一絕

盛張華宴會簪纓兼召閑門腐爛生花柳風流餘舊習久昏雙眼似還明予時病眼

座客崔僕射宗梓見和復次韻奉荅

滿座嘉賓競簪纓尚容蕪眼老門生予以常服趨之君侯鑒識難欺蔽猶把荒詞浼鏡明

夏日即事三首

風驍床琴咱陰天柱礎津讀殘書在手驕氣着
来蘋
静户風閑幔明窓日弄塵屋烏啼孝子簷燕舞
佳人
有意尋園去無端入閣來脚危心莫制（制一作使）難
遣上層臺

聞郡守數人以贓被罪二首

歲儉民幾死唯殘骨與皮身中餘幾肉層割欲
無遺
君看飲河鼴不過滿其腹問汝將幾口貪喫奢

生肉

六月二十八日奉謝首相崔侍中惠送

旨酒寒氷

十分芳酒露唇滑一段清氷凍手寒每荷異恩
無以報但知老眼淚汍瀾
年年送與千金酒副以寒羞及別羞前送葷菜或送餛飩
爲愛閑門衰病叟遣消煩悶遣消憂

六月無霖唯兩夜小雨

六月無霖潦天機固莫知雨師龗自愧夜翳窩
飄綠

風驍床琴咱陰天柱礎津讀殘書在手驕氣着
采蘋
静户風閑幔明窓日弄塵屋烏啼孝子簷燕舞
佳人
有意尋園去無端入閣來脚危心莫制（制一作使）難
遣上層臺

聞郡守數人以贓被罪二首

歲儉民幾死唯殘骨與皮身中餘幾肉屠割欲
無遺
君看飲河鼴不過滿其腹問汝將幾口貪喫倉

生肉

六月二十八日奉謝首相崔侍中怘送

旨酒寒氷

十分芳酒露唇滑一段清氷凍手寒每荷異恩
無以報但知老眼淚汍瀾

年年送與千金酒副以寒羞及別羞前送蓴菜或送餛飩
爲愛閑門衰病叟遣消煩悶遣消憂

六月無霖唯兩夜小雨

六月無霖潦天機回莫知雨師龖自愧夜翳客
飄綠

七月八月因患眼不作詩 八月二十九日作九月初二日即世

比因左目患久矣不作詩猶有右目存云何逦如斯君者一指傷滿身苦難支安有目官慟同類恬不隨興復從何出而事作詩爲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一

贊十三 序二 記三 雜議四 問答四

丁學士而安掃與墨竹四幹各作

贊云

露竹

介然孤竹生亦艱澁天其憐之露以濡濕宜體

天意逢雪勿怯

風竹

所貴於汝節直而已低昂不持遁風所使斯亦

本空孰披拂是

老竹

寧老而摧節則安改如玉之折其貞尚在棄大
不隕猶召清籟

新竹

擘地而生籜卷錦皮誰擢其頸挺然其猗干天
亦可高則易危

丁而安寫予真自作贊曰

髯麁䴥而靡唇厚且頳此何人者似若春卿果是
春卿影耶形耶形尚虛𠃊安惟夢之似何況是影
夢中夢爾五紀升沉區區一身八幅素中𤕤然

似人寫心雖難徵露于真凡我子孫毋笑予醜
但傳其心無忝祖考

酒壺銘

壺兮壺兮盛酒斗二傾則復盛何時不醉凡我
之身豁予之意或舞或歌皆汝所使隨爾者予
但不竭耳

松廣社主大禪師夢如遣侍者二人求
得丁而安墨竹二幹仍邀予爲賛云

雪竹生笋

竹之耐寒雖則其性未聞其笋冒雪亦迸唯昔

孝子誠感天地泣出冬笋以中毋嗜不爾法身妙色湛然不爲時節劫所能遷法子森立一似其體既克似之安有寒暑

風竹二叢一動一靜

大風所吹萬殊同受何一竹中有動與不一叢因風搖撼不息一叢自若矗植其直有如二人同學于禪一人懸悟心已憖然一猶未爾群動坌起返聞聞性動靜迺已

幻長老以墨畫觀音像求予贊

觀世音子觀音大士白衣淨相如月映水卷葉

雙根蘭蕙一所自宴坐竹林虛心是寄童子何求曲膝拜跽若云求法法亦在爾畫像者誰韓子是已丁君寫竹能事畢矣予復賛之兢贅於二

東國諸賢書訣評論序并賛　晉陽公令述

夫書契之興尚矣自蒼頡制字以代結繩然後鳥跡蝌蚪篆籀隸書之法作焉寖及後代踵事增華於是真行草飛白之制各體互興若秋菊春蘭俱不可廢且古之蘭人韻士之工於書者不可勝筭有攻一體者有兼之者遠至于晉以王羲之爲第一前則梁武帝評其體曰龍跳天

門庙卧鳳閣後有唐文皇賛之曰煙霏露結鳳
翥龍蟠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向所謂古之聞人
不爲一不多而獨擧逸少者盖我國之第一人者
有與逸少無異者故先擧其偶者耳第一者其
誰金生是已此迺神筆也何以言之世傳嘗有
人忽至金生前請寫帝釋經寫畢問所從来其
人曰我帝釋使者也命我請書故来耳因忽不
見又書安養寺額隔數年其釘額之屋南傾側
即請書屋址然後其屋還平又寫青龍寺額嘗
有雲霧籠爲又學士洪灌齎其書八宋其朝諸

賢見之嘆曰不意今日見王右軍真蹟灌答曰不是右軍書迺我國金生書屢言之終不信爲則金生之書與右軍無異明矣然則當以金生處神品之第一

王師坦然書於行草所長每一披閱精彩爛發如芙蓉之出池中含骨鯁掩以瓊肌如巧工之施材穩當相銜亦無彫鑿之痕矣此豈學而得之必受之天者歟然則當以坦然居神品之第二

晉陽公崔書於真行草無所不兼草則如迅鶻

飛空輕風卷霧眞行則如陣馬齊首歩驟閑舒無不中規然中有奔逸蕭雲之氣少放則自亦不能遽遏也公嘗書大觀殿額時奇相國亦能書額見公所書愕然自服信可謂神品矣但聞公於其品皆不欲居令漏脱之此謙德也美則美矣然此非私意迺一國之公望也若以謂吾令當國人或面諛則其中亦有正直之士豈皆取一時之媚傳爲萬世之所誚耶決不然矣今雖不爾後世之評者亦如今議公雖欲避之得乎請處之神品之第三

柳貟外伸書大抵好合行草二體書之昔王子敬好爲此體人謂之非草非行亦謂之行草伸之於子敬雖所書之體不同亦其遺法也其體純尚筋骨以壯士拔劒將赴敵塲比之可也以驥馬瘦立益露駿骨况之亦可也此亦通神非一生所習當居神品之第四

君主則　大祖仁宗明宗皆工書然至尊非評品所到皆略之其餘士大夫桑門逸士之工書者有名學士洪灌宰相文公裕宗室僧統冲曦首座道休侍郎朴孝文宰相柳公權郡城侯金

居實宰相竒洪壽學士張自牧山人悟生了然等亦可以妙品絶品次序焉然以予有未見其書者故令不得優劣之迨摠集而觀然後備論不爾俟後之達識有以明白甄別耳 神品四賢各賛

金生

朝露結兮夕煙霏怒虬拏兮靈鳳騫金生耶羲之耶身雖異兮手則同焉心手相應付之者天神哉異哉言所難傳

坦然

皎如明月之撥雲粲若芙蓉之出池非謂麗弱

兮如美婦人外若姸媚兮中以筋持一點一畫
妥帖得宜非意所造神者迺施

晉陽公

朝日排雲兮不足況其明麗鸞騰鳳翥兮未足
比其聯翩姸莫姸兮中有強強莫強兮還有姸
氣骨風流惟公兼焉天符神契得乎自然

柳伸

軒乎悍虵之昂首嚴乎長戟之森張何怒兮惟
拳是揮何戰兮惟力斯揚鋒鑽稜生純是鐵鋼
其人漸遠其書益翔

蔡樞密松年字序

樞密相國蔡公思所以代其諱者請字於予予字之曰天老其意何哉傳有之受命於天唯松栢獨也靑靑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則凡物之中能貞固守節莫松栢若也非獨守其節亦能享其天年有至千百年不改柯易葉者此天之所使老之者也天不使老焉則月苑朝槿亦能久生何貴乎松栢哉公嘗以此自名久矣果能以落落凌霄之姿抗節至立爲天一柱又必以陰功隱德享壽無疆爲國元老無疑

矣然則其不曰天之使然乎由是觀之公之自
名之意於此已効而子以天老字之庸詎不與
之符會吻合者耶月日某謹序

新序詳定禮文跋尾 代晋陽公行

夫帝王之政莫先於制禮其沿革也損益也宜
一定之以淑人心以齊風俗矣安可因循姑息
不即立常典使之紛然異同哉 本朝自有國
来其禮制之損益随代靡一病之久矣至
仁廟朝始勅平章事崔允儀等十七臣集古今
同異商酌折中成書五十巻命之曰詳定禮文

深行於世然後禮有所歸而人知不惑矣是書跨歷年禩簡脫字鈌難於攷審予先公迺令補緝遂成二本一付禮官一藏于家其志遠也果於遷都之際禮官遑遽未得齎來則幾若已廢而有家藏一本得存焉予然後益諳先志且幸其不失遂用鑄字印成二十八本分付諸司藏之凡有司者謹傳之勿替毋負予用志之痛勤也月日某跋

朴樞　府有嘉堂記

距斗城數百許步有地之控形勝吸秀氣勢成

金盞者於焉有洞曰萬石父老相傳云盖以多石而名之也予曰非也此洞當有俸八萬石之慶而云耳非必以石之多也其後果有士大夫多來家焉今又本兵樞府相國朴公來卜其居方新其宅也邀予及賓友落之且令閱其所營制度何似予觀之曰美矣盡矣無以復加矣大抵世之富貴者之搆屋也多以田萬牛之材豈其棟完其柱壯則壯矣侈云侈矣然未有蕭洒出塵之意今公所搆有異於是大小得中不擲不濫其華靡則可謂臻其極而然中有洒落物

外之想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此豈公之心匠眼匠所致然耶凡作堂三間用二間爲廳事其上皆以承塵塡之凡十二井悉文以丹雘藻繢光彩煥發奪人目睛求名於予遂名之曰有嘉盖取此宅當有嘉慶之意亦取詩所謂我有嘉賓以是堂爲迎迓賓客之所故也隔一間爲佛室作齋心之所乃至佛儀無所不備八處可以清心因名曰靜慮盖取禪那此云靜慮者也其傍邉左右地淨如湔洗削平人不敢唾焉繞宅環廻皆植以黃花花凡十八種繁艷異常時已侵

冬黃白交鬧爛熳紛糅其相對正賞外或有隈
墻隱映如嬌饒美婦人半出帷房作佯羞屈態度
者此尤可賞有竹無慮四十餘本蔥蘢蒙密僅
類江南所見然江南所産雖其大可圍其高千
雲其賤如蓬此直地性使然耳非所可貴也夫
豈若此竹之整齊行伍如人削出來立迫不至
侵離不爲迂亢皆如意者乎其餘花草之奇非
止此耳遅春迺見耳此不得叙夫以清淨心居
清淨地是即神仙也何必玉京十二樓之要處
耶吾嘗言男兒於世得宰相難得而得至致政

又難令公以樞府帶左揆先期得謝優遊於此日與親舊作揮金之樂是亦人所難得者噫可謂明哲保身樂性君子者歟僕也蒙見囑以記叙萬一以備後之標識而已非好事爲也時柔年某月日謹記

幻上人竹齋記

吾嘗觀人各有嗜非一揆也衆人之嗜特滋味而已君子之嗜有異於是目寓清賞有所留意亦名曰嗜以是古之賢達有嗜書嗜畫者有嗜石嗜水嗜竹者其所謂竹也往往多爲高人釋

子无所嗜愛者何哉盖相對而觀之也亦足以
虗其心地圓通無礙抑又生法師所謂畫是真
如之觀於是乎存焉亦於法門究竟堅固如竹
之四時一色不移其守斯可尚已有幻上人者
性或愛竹先是嘗使畫家名手韓某摹白衣觀
音像其傍所立雙竹則不令其人畫之逌詵丁
學士而安國乞掃焉又於丁君求得墨竹二本
裝成簇子常寶之盖丁公墨竹妙絕一時故爾
復於松家島普門精舍之側别立一齋寓焉皆
以竹搆之因號竹齋於其宴息偃卧之中見擾

捅揀捊皆呈竹色上人以此爲樂或曰奇如是其種而養之觀玉立蕭洒天然自態何有不可而傳之於墨已是失真復以枯竿死幹營此區區者耶曰夫所謂浮屠者寄其迹雲其身遊學無方者也此竹齋乃一蘧廬耳今日在西明日東北又何處不辦作一齋耶畫能隨身齋因地有不曰可乎若種而觀之安知不有類桑下之戀耶齋成圖乞予爲記爲略標之上人名了幻字而誰於沙門可與爲道友者

空空上人兔角庵記

瑜伽大士景照字空空其遊刃空門已可謂法王而又餘事工於詩故世或以詩僧稱之宋朝禪老祖播聞其名遥贐以斑竹杖一事烏漆鉢五器黃赤文木襪子一串兼以詩寄之又名一所居曰兎角庵自書其額以寄之予嘉二師千里相契之意既和播師詩略言大槩師又以記其庵爲請再三來扣然予未知所以名之之意久有難色今方以予妄意度之豈以子之字空空而以空無兎角對之而名之耶然則空空兎角其義雖一兎角又深於空空而以空空歸於兎

角是則頑空執空之類非子之所宗唯心唯識入圓成實者也予復思之是意不然名之曰照而字曰空空則如楞嚴所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者是已由是觀之以免角空空麗之於照是豈頑空哉必以此而名之也外此予亦無所言已

書白樂天集後

予嘗以爲殘年老境消日之樂莫若讀白樂天詩時或彈加耶琴耳加耶琴盖古箏之類但欠一絃耳絃一不傷指其聲切切令哀情且勿蕩也白

公詩讀不滯口其辭平澹和易意若對面諄諄詳告者雖不見當時事想親覩之也是亦一家體也古之人或以白公詩頗涉淺近有以囁嚅翁目之者此必詩人相輕之説耳何必爾也其若琵琶行長恨歌當時已盛傳華夷至於樂工倡妓以不學此歌行為耻若涉近之辭能至是耶嗚呼凡譏議樂天者皆不知樂天者也吾不取已但加耶琴予於老境好彈耳不可令人人皆同吾嗜也彈亦不工可笑

王文公菊詩議

予按西清詩話載王文公詩曰黃昏風雨瞑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脩見之曰凡百花皆落獨菊枝上黏枯耳何言落也永叔之言亦不爲大非文公大怒曰是不知楚辭云夕飡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予論之曰詩者興所見也予昔於大風疾雨中見黃菊亦有飄零者文公詩既寧云黃昏風雨瞑園林則以興所見排歐公之言可也強引楚辭則其曰歐陽其何不見此亦足矣乃反以不學一何褊歟脩者未至博學洽聞者楚詞豈幽經僻說而脩不得

見之耶況僧一代名儒也而以不學目之又何
大甚也予於介甫不可以長者期之也

李山甫詩議

詩話又載李山甫覽漢史詩曰王莽弄來曾半
沒曹公將去便平沉予意謂之此佳句也有高
英秀者譏之曰是破船詩也予意以爲凡詩有
言物之體者有不言其體而直言其用者山甫
之寓意殆必以漢爲之船而直言其用曰半沒
平沉也若其時山甫在而言曰予以吾詩爲破
船詩然也予以漢擬之船而言之也而善乎子

之能知也則爲英秀者其何辭以荅之耶詩話亦以英秀爲惡少薄徒則未必用其言也但詩話不及是議予所未知也

承誤事議

古人錯用故事而後人承之又後人以此爲承誤而不之甚答者如李白黃庭杜牧一麾之類是已予以爲非也何者人不能無失雖大手容或有失失則因以鑑誡足矣又承而用之此何異於危而効之者歟此則特小失耳若或有差大於是者又以爲古賢所用而承其誤耶承誤

之說雖古人有或肯焉吾不取已

甲午年禮部試策問 首望 制可

問我國家因狼子之難率民遷都得完社稷則此雖聖天子賢宰相之妙筭長策也亦莫非天之所佑然也果必爲天之所佑則必有興復之期矣坐而俟之可乎必勤修人事以應天心然後可乎所謂人事者施德化安人民務稼穡備水旱之類是已然以今之勢觀之列郡殘民之流移不得土着者皆是安集之要當在何道田疇蕪廢而地之閑曠者多矣興農之計亦在何

術其水旱所備德化所施何者為最諸生明於
古今理體宜悉陳之無隱也

同前策問 次望不行

問傳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則自古國家之所
不可偏廢者文武是也 本朝非不厲精於此
而近年已來軍隊僅虛而不實儒風極衰而不
振者豈修之之道有所未至耶將天數使然耶
以士林言之古者入仕之路甚難故士必力學
而後於科舉者多矣今則入仕之路甚易故士
不必要科舉而趨於學者寡矣其入仕之難易

古今所以不同何也其革弊復古之術又如何
而可哉以軍隊言之皆各有所受分田今忽安
往而隊伍之不充耶必散歸其田所在若有司
考而逼還則獨飢寒無援者至焉顧役者食之
則不慮後患逃還者衆矣古當不爾而今之至
是其故何也豈內外有司不能追考而一一懲
之耶其考之懲之之術亦安在哉諸生宜悉言
之無諱也

答石問

有石磊然大者問於予曰予爲天所生居地之

上安如覆盂固若植根不爲物轉不爲人移保其性完其眞信樂矣子亦受天所命得而爲人人固靈於物者也曷不自由其身自適其性常爲物所使常爲人所推物或有誘則溺焉而不出物或不來則慘然而不樂人肯則伸焉人排則屈焉失本眞無特操莫爾若也夫靈於物者亦若是乎予笑而答之曰汝之爲物何自而成佛書亦云愚鈍癡頑精神化爲木石然則汝既喪其妙精元明落此頑然者也況復和氏之璞見剖也汝亦從而俱剥崑崗之玉將焚也汝亦

與之同煎抑又子若駕龍而升天也汝必爲之騙石因得而踐焉吾將示死而入地也汝當爲之豐碑曰刻而傷焉茲詐非爲物所轉且傷其性而反笑我爲子則內全實相而外空緣境爲物所使也無心於物爲人所推也無忤於人迫而後動招而後往行則行止則止無可無不可也子不見虛舟乎子類夫是者也子何詰哉石慚而無對

問造物 予厭蠅蚊之類始發是題

予問造物者曰夫天之生蒸人也既生之隨而

生五穀故人得而食焉隨而生桑麻故人得而衣焉則天若愛人而欲其生之也何復隨之以含毒之物大若熊虎豺貙小若蚊虻蚤虱之類害人斯甚則天若憎人而欲其死之也其憎愛之靡常何也造物曰子之所問人與物之生皆定於冥兆發於自然天不自知造物亦不知也夫蒸人之生夫固自生而已天不使之生也五穀桑麻之産夫固自産也天不使之産也況復分別利毒措置於其間哉唯有道者利之來也受焉而勿苟喜毒之至也當焉而勿苟憚遇物

如虛故物亦莫之害也予又問曰元氣肇判上爲天下爲地人在其中曰三才三才一揆天上亦有斯毒乎造物曰予既言有道者物莫之害也天既不若有道者而有是也哉予曰苟如是得道則其得至三天玉境乎造物曰可予曰吾已判然釋疑矣但不知子言天不自知也子亦不知也且天則無爲宜其不自知也且造物者何得不知耶曰予以手造其物汝見之乎夫物自生自化耳予何造哉予何知哉名予爲造物吾又不知也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一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二

書十一首　表二首　雜著八首　墓誌二

上崔相國 宗峻 謝宴書 移都年

右某頓首呈相國左右某昨蒙寵召參赴華筵迨夜方倒載還家感荷之情深所銘刻但不省醉中道何等語也狂奴舊態復發耶且自舊京移此已來凡士大夫家倉卒未暇醞釀故賢或罕逢值聖非望今相國所賜既冽且旨雖十旬九醞所不敢較也以未嘗慣飲之口飲如此之酒雖欲勿醉得乎又若絲竹之聲非唯此地之未聞也僕自前年流離已來猶不聞

澂下二字缺

不下一字缺

而下一字缺

一絲一竹孤彈隻弄之音欝悒無所陶寫久矣今忽
聞笙歌簫笛之交澂　雖冷淡書生非木膓石心
能不樂乎其一絲一竹品皆奇絶而所召伶官皆一
時名手則得不　於耳而　於骨耶况僕之於聲樂
雖未得自工性本嗜聽聽之不覺揺肩可笑哉相國
既啖以口所未嘗之味又樂以耳之所嗜之聲以此
侑歡平生酣暢想後日莫今日若也未知何以報之
但朝夕祝壽而已酒猶未醒頭重手顫下筆草草不
任惶懼之至云云

寄松廣社主禪師夢如手書

右啓僕昰曩以塵雜細故達于頤知識者頤老特一鉢浮屠耳予安有所兾而乃尒耶以顏孠不得遲達於大和尚丈下庶或藉其舌略聞于左右耳書生之大寡廉耻如此果蒙頤老手簡其所送物件大過始望雖於其簡以自送為辭知必出於大和尚方丈祗領已還不勝感荷不然儒家之經費比來頗甚繁浩殆不得堪支也噫非救世大法王疇及是哉書意未悉惶恐惶恐惟兾為法珍重

荅頤知識手簡

某啓伏審法履清勝欣抃欣抃僕昰曩以細事冒黷于

丈下者庶或善爲之辭微達于社主大和尚以小助東堂經費加一簣於九仞耳所惠過望是實出比丘之口而成社主之心者也畧十重之鐵甲始也甚慙承一諾之黄金終焉失喜何感如之祝壽而已伏惟爲法善嗇云云

答松廣社主手書

某啓今月九日忽承慈旨備省法體動用嘉勝萬順攸抃倍切僕於前年勢有不獲已而冒瀆者然事極塵累故惶恐不能直達但微扣于頋老耳尋蒙法主丈下以菩薩大布施之意流暢深悉俾得辦儒門大

事其爲銘感至今猶在骨髓中矣其時緣來人迴綏奉謝大晩方俟罪責不意丈下復枉珍緘慰訊周至申之以過情之褒抗之於雲霄之上是豈𥠆然所敢當哉僕雖耄鈍尚逖聽淸風爽韻者久矣然常以不親炙爲恨徒賫此志偶未敢自達而丈下乃先及以不識僕面爲恨之辭非分之語且驚且感然丈下之言似爲大過僕之於丈下信自然之意也何者靑山白雲肥遁卓行者之不識俗士理固出於自然矣何恨之有哉如僕者年亦老矣當掛冠早謝徃陪巃錫不爲不可而反不如意則其以不親炙爲恨理則然

矣但言之晩耳然大和尚丈下不以千里爲迂常以書
札曲通情緒僕每蒙來教宛若親覿粗以此自慰耳
是亦予之幸與法主忝同一世故也惟冀爲時自愛云

答敦裕首座手簡

啓某月日侍者某至奉手教伏審法體萬福頗慰傾
佇所諭兩段事一一承禀兼蒙辱貺海蔬某某物件
領訖深感深感近聞法王文下以大耄爲辭殊無意
復蹈京塵信然乎若爾非特乖小子渴仰之情亦非
大道者之遊方無礙之意也所冀以一節一鉢暫屈復兹
地閣新京態摽何若而雖一日流潤京師然後悠然

如閑雲返峀去也庸害乎惟法鑑裁之云云

同前小簡

啓某日奉慈緘備諳法體萬順稍慰傾渴前此寄尺牘以法王不蹈京師爲規今蒙來教不以其意迴示想其書未達也所諭皆祗稟僕亦迫老病方有乞退之心若果如志以幅巾短褐往奉杖屨一瀉鬱懷宜矣然疾恙如此其復與未猶未可知加之一子有未婚者不能無向平之志胷中塵累可勝言哉若法王便不至輦下則竟一生無見期宜兼炤此意毋輕也忩遽未詳俟後悉陳惟冀自嗇云云

與李侍郎需書

肘曰某頓首李君足下昨蒙所貺集序奉戴欣感夫所謂集序者一集之先驅也引而伸之道作者之蘊爲之標的者也古之人所以有集而不可無序者蓋亦以此耳兒子涵旣收拾予詩文緝成全集因問之曰集已成宜有以序而冠之者誰當之予以夫子應之曰知吾心知吾詩者獨李君某耳捨玆誰可涵方以此徵遠而尋蒙落玉唾珠已先于編首矣觀其文彩曄然辭旨精緻足以潤色我文字飛揚我名聲後乎非

淺薄所敢當也昔李陽氷是李白之從叔也李
漢乃韓愈之子壻也其於集序皆不得無嫌者
也然李白韓愈天下之雄才也則雖抗白以千
載獨步躋韓以周情孔思世不爲嫌而猶以爲
歛也吾子之於僕無嫌者也若以公而敘之則
如僕之詩文宜抑而不可抗宜斥而不可躋者
也然爲人作序而反抑且斥萬無此理則爲子
計者第言集之所作因由本末亦足矣胡奈以
溢美之辭抗之躋之盡無塩飾嫫母欲使僕齊
驅於太白退之之駕則得不爲大濫乎人不得

無疑矣噫陽氷李漢以親也而竟不落世之嫌者以能公於親故也吾子以疎也而似未免乎人之疑者以其私於疎故爾僕之厚累吾子如此尚何言哉雖然萬一吾詩文以序故傳之不朽亦榮也敢不深銘自得序緣久而不以時奉謝惶恐再拜謹白

與同年盧生手簡

某啓昨直西掖明日過午漏方退閱前夕所惠小簡具悉來意未及周覽而心已惻然矣僕亦近以邦廩虛耗不以時給俸故屢遭在陳此非

子所不詳知也想君家鵝鴈之聲有甚於吾家所以及之也此梅聖俞所謂大貧丐小貧安得不相嗤者也宜乎子之丐我也吾不可以有無爲解亦爲之緩急也罄倒橐財白粲若干餉之幸勿以些少爲誚餘留面宣云

寄李學士小簡

某啓昨醉未醒忽奉手簡驚起披閱則索予近所著詩文者已予比來所著皆昏眊及深醉中所作也不足以觀之也況今皆亂藁如絲之棼然未得成秩故未敢卽寄耳若要之當使兒子

緝之成秩然後寄之未晚也草草不宣二冊拜謹
白

寄文大禪師手簡

月日某頓首啓伏惟法候清勝修眞瞻戀萬萬
僕曾聞丈下以本寺爲賊藪未得歸安將至上
足覺禪師所住雲門寺於半路逢賊勢甚窘迫
賊中有兩班子不得已被驅逼者多方救解放
之然後獲免得歸其寺喜抃良深路遠未即問
慰死罪死罪予然後知法德之殊勝如此甚歎
甚歎師歸其寺未幾予得罪相恨不令師親見

之也前所諭事一一祗禀取後准備回風奉寄
幸不復慮爲法自愛云云

答文大禪師小簡

某啓予前以短簡遠寄于蓮階想千里遼遠至今猶未呈似今豢所寄手緘方諳已達兼認法體律勝欣抃欣抃噫予未甞不悲丈下之失穴離巢託人僑居然聞主人覺禪師乃丈下之上足也寺亦第一大伽藍則其朝夕奉養必不至匱是獨一段喜事耳所諭一皆禀受伏惟爲法珍重謹白

教坊賀八關表

云云率祖攸行講八關之嘉會與民同樂均萬國之懽心喜洽神祇慶騰朝野恭惟 聖上陛下神道設教大平持盈拱手垂衣我無爲而人自化安土樂業帝有力而民何知爰屬仲冬大開盛禮休祥沓至鼇戴山而龜負圖廣樂畢張龍吹笙而虎鼓瑟妾等身栖紫府迹邁彤庭聞九奏聲似入鈞天之夢奉萬歲壽切期嵩岳之呼云云

崔宗藩謝判小府事表 已上二首皆昔所著今方拾得未附前集

云云秩視月御署稱泉府循涯未副聞命若驚伏念

臣器本庸虛性惟昏蔽濫收科第叨懋附贅於儒林夙涉班聯蓋藉餘膏於世祿自從先代常侍內庭每瞻龍衮之光榮則多矣未側蛾眉之列意頗慊如及值 聖宸始參法從五年掌制訖無典麗之詞三載司刑莫有端詳之聽自惟曠職猶恐興譏復墮眷於九重特崇資於三品此蓋云云總包微薄務廣聰明故令樗散之資與沐露濡之澤臣敢不益研素履痛礪初心旣竭吾才勺水儻裨於海大不渝其節貞松堪耐於歲寒云云

談禪會復彌山參學等謁祖師眞文

云云傳心曰祖嗣脉者孫白月朗然遺影宛存於紈素高山仰止群髡共造於庭階苐勤拜扣之誠覲荷恩靈之庇云云

同前聖住山叅學等拜祖師文

拂三事衲出從雲水堀中拈一瓣香来拜丹青影下仰惟道鑒曲護山門云云

同前迦智山拜祖師文已上三首皆徵官時所著今方拾得

邀離雲嶂方蹈玉京足重跰而来未息倦遊之步首再至曰稽共勤敬拜之誠庶令第一山門

先被無邊法蔭飛騰遂席焜耀宗乘云云

水嵓寺華嚴結社文

大孫言貧道早投華嚴謬外選佛之場尋念拘名不可以如志遂豁棄名利飛錫四方求所以修真講學之所久矣且凡號浮屠為福田者蓋種群生之福如種穀於良田耳覺不撥庸愚有種福之心無種福之所栖栖遑遑蓬轉萍泛而已常以是自嘆因與同志精修善友輩寄居山庵尋講華嚴修普賢行而未幾希風踵來者無慮五十餘人然未有常栖之所欒皆散居山谷

時或因施主之請迺聚作冬夏安居而已予謂
同志者曰如吾兩三人之所栖雖八尺之房足
矣若與五十餘人同栖講學則非寬敞寺宇未
宜矣如何而可哉適聞樞密相國朴公 文備嘗
出守固城時所創木岩寺者在州之艮隅前臨澄
溪後負秀嶺林藪幽邃薪水贍足宜釋子栖真
之地相國迺以空曠陂澤可以爲田者納于寺
申納私藏穫十叟納穀若干期爲子母之法永
永不絶吾等所集莫過斯地宜以此請於相國
然相國非素所謂知似難於自進覓於是包羞

忍恥徑造門屛慇陳其意公曰予之創此寺也
志願不淺然未遇眞人精侶之能主張香火者
今聞子之来扣若合符契此豈宿劫同願之致
然耶是日奏聞於　上蒙制可然後遂以吾道
伴中名惠資者爲社主是師亦曾於華嚴業門
登選佛場者也今捨名遊方如此因共約每歲
作冬夏安居於常時則初夜講經中夜攝念坐
禪晝講章疏窩酌耽味用爲常式因以祝　聖
壽云云（志願多不具書）今雖我輩唱還鄉曲已後欲道
輩之袞袞不絶窮未来際恒轉法輪者惟諸佛

多天鑒之

書達磨畫像燈額文

夫祖師西來心燈東燭則凡求心者孰於祖師有不痛仰痛慕者耶有山人某者高達磨之風夙夜慕其道想其像倩人畫尊像其志願亦不煩而求予爲文略書燈上予恠其最略俾謂之曰亦作贊系其後可乎曰義則美矣緣燈地窄但欲誌其端由耳予幸其至簡遂從其志粗書大槩耳

論 秦始皇不焚周易論

傳有秦始皇欲愚天下黔首坑儒生焚詩書而以周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之予以爲此天之意也非秦皇之意也何以言之秦皇旣欲愚黔首而焚詩書坑儒士則五經莫智莫神於羲易也豈獨置此書乃反神其人智其民耶若要其卜筮則卜筮者惟深於易者然後能之也深於易則儒之流也然則向之坑儒之意左矣若存其人而亡其書則他經亦爾然則向之焚詩書之意戾矣且天生神物曰蓍龜中之以河圖洛書繼之以聖人聖人受命而生演八卦定乾坤

以通神明之德於是乎有易焉經不云乾坤成則易立乎其中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由此觀之易者生於天者也天欲廢之則如勿生苟不廢焉則寧不勝一秦皇而使焚之於以滅天地之道耶予是以曰是天之意非秦皇之意也不然與他書同矣烏在為神明之書天地之用歟

唐史殺諫臣論

予見唐紀拾遺侯昌業以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戲上疏極諫帝殺之又補闕常濬上書諫藩鎮

大甚猶未之寤宜振典刑以威四方上怒又殺之二臣之言可謂切直而其不從亦足矣殺之何甚其前後君之殺諫臣往往多有今適見僖宗紀故此獨擧耳且桀紂之殺諫臣也暴其惡於百世之下凡有口者無有不深譏題刺者後之君之殺諫臣雖載之書史鮮有暴露其虐如桀紂者予未知其故夫熊虎之噬人人不以爲恠而餘則人皆甚以爲異也以此觀之無道之君之殺諫臣不足爲恠也若其惡不至如桀紂者則是可恠已僖宗唐季之主也力弱權微雖

欲如桀紂之惡不可得也而猶殺諫臣原其狀不曰異乎噫漢光武之於韓韶惡其言切直既放歸田里又追責逼殺又何甚耶古今多以光武爲聖名聖尚爾餘何足言哉司馬光以爲仁明之累而不大言者豈以聖而諱之耶予謂惡莫大於殺諫臣其惡可掩大德而何謂聖乎謂之賢君亦足矣

衛鞅傳論

按史秦將衛鞅遺書魏公子卬曰往與公子驩今爲兩國將不可相攻可與面相見樂飲而罷

以安秦魏卬以爲然會飲歟伏甲攻卬滅魏軍予以爲此甚非義也或曰傳有兵或用詐謀則此亦似可而何謂之甚非也予曰古人所謂用詐者迺兵權之詐也吾所以非之者乃人奸之詐也何謂兵詐如聲東出西左實右虛者之類是已此亦猶未若羊祜之尅日乃戰子犯之伐原示信者也然兵勢或窘則間或用之可也夫所謂人詐者迫人於險紿殺降卒之類是已若比之衛鞅則事雖不同其姦則類雖爲國敗敵吾不取也抑又公子卬大將也信敵人之言見

紿被敗何智略狹淺之至是也吾邦俗諺亦云敵者之言何可聽也是虜人之言也公子卬爲國大將而反不如虜人之意耶魏使卬將兵宜其敗也夫詐者一時之利也信者久長之計也

檢校軍器少監行尚書工部郎中賜紫金魚袋吳君墓誌銘 并序

龍集丕著雍淹茂南呂之月工部郎中吳君卒于私第嗚呼真古之遺直者歟有或以官不稱意爲慊者予謂之曰士起鄉閭徒步入京師刷翮濯鱗歷官中外至登五品斯非人所皆得者何謂

憐哉君諱闡猷海州人也㑹籍世皆為州吏考某為州副司户外祖某亦其州人也為權司户君早慱學工文詞越己酉歲舉司馬試中之遂八大學又於甲寅舉春場中之將赴試也夢捉一龜因假以為名先放榜一日試官夢一龜告曰所與一時成功輩皆己第矣而予獨見擯試官皆驚悟於擯中瞎求之擢為丙首及榜出迺君也大和丙寅補慱州通判及替遂於貞祐戊寅除迺禧宮録事因歷大官承尚書都事皆兼軍簽儀還遂慶成府注簿丁亥拜權知閤門祗候

明年出守知古阜郡爲理尚寬和人便之庚寅
冬以右正言知制誥見召累遷尚衣奉御工部
員外試禮部工部郎中卒享年七十一其卒也
亦無疾恙倏然而逝君爲人謹諒無華實恂恂
然埋學儒者也不然何完名保祿亦克有終如
是耶先娶左右衛郎將安弼公女凡生二男一
女曰壽升登第曰玄齡神虎衛郎將女嫁某官
某安氏薨更娶中郎將金義光女生一男二女
男玄成祝髮爲禪者女一適某官一適某官金氏
卒後娶工部郎中申惟甫女無息及葵子玄齡

等以予嘗與君同年登進士故來乞銘且勤予
不得已而銘之曰
亹亹夫子溫如玉兮直如矢行已礪志俯仰無
愧官不偶器亦豈介意有鬱其山兮植植松梓
孔寧且臧兮宜子之寢位以利于後嗣

故朝議大夫司宰卿右諫議大夫寶文
閣直學士知制誥
賜紫金魚袋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世華字居實系出眞州考諱某檢校大將
軍母海陽郡夫人金氏某官諱某之女也君方

妙齡父雖將官知其性穎悟必自達早令從學
由是力學工屬文越戊午春赴成均試中之至
壬戌擧春場擢丙第貞廟朝籍茶房俄以公事
免後復籍內侍會康廟崩随例見免君不經外
寄得祿仕除見州監牧丙子歲遷補都兵馬錄
事丁丑秋出爲定戎分道爲元帥趙公所器及
見習公表留幕下委以事甚重之公還朝力薦
除大盈署丞庚辰春出爲白翎鎭將理邑廉平
此郡舊無鄉校君首創之集吏人子弟教以學
不數年皆得成其才至有應貢擧者一郡慕之

屢騰狀褒美秩滿除神虎衛録事俄復兼都兵馬因累歷内園署令秘書郎甲申夏遷中書注書其冬拜右正言知制誥俄遷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未幾遷右司諫知制誥丁亥春出守南原府明年移守東州又以理最聞庚寅春以侍御史金紫見詔明年秋出按慶尚州道會蒙古大寇邊五道廉按使皆領兵赴援君促理兵先諸道赴期又持軍如宿將聞者韙之壬辰除拜禮賓少卿御史雜端是夏國家因虜寇將遷都以廣州迺中道巨鎮朝論揀汰遣公出刺冬十

一月蒙古大兵来圍數十重以百計攻之至數
月公日夜繕守備隨機應變出其意表或俘殺
甚衆虜知不可遂解圍去州當南路要會此城
陷則餘可知已微君幾殆矣昔張巡之守睢陽
也雖義烈有足嘉者猶未免身死城陷矣君能
守之以死而迴之生地卒得身保城完全活萬
人則功烈可謂優矣時皆以爲亟被寵見噢而
猶留三年者朝議豈以公有守禦之能而重易
其人耶乙未冬以朝散大夫禮部侍郎右諫議
大夫寶文閣直學士知制誥徵還盖賞功也俄

遂起
遂

遷吏部侍郎仍諫議丁酉夏又出鎮清州山城
公旣閑於守禦蒙兵竟不敢犯冬拜朝議大夫
司宰卿仍諫議戊戌仲秋望在家召子壻等諷
月飮酒從容甚樂方擧杯忽仆不起至曙而逝
嗚呼異哉何其大速也如此公爲人偉儀表資
沉遂確實旣以文鳴世又吏幹亮略皆两游刃
是可謂全才者然未相而卒玆非命歟先娶禮
賓少卿許京女卒冉醮興威衛將軍薛某女凡
生男三人 女六人男曰守眞南原府通判曰守年
安慶府錄事曰守深未冠女一適堂後官柳卿

官下當有某字

先次適某官次適某官某三女尚幼其葬也子
守年壻卿先等具行狀求予爲銘圖有以不朽
者予亦嘗與君有舊理難可辭遂銘之曰
南紀曰廣衡要是扼帝所倚重如護全國時惟
我公出作方伯方虜之圍寄命不測能以氣壓
談笑却敵橫身濟難顯烈如此全活萬人陰德
若彼物論僉騰期以三事計級而升亦跬步耳
天不必借奄若朝露糾纏紛軋孰詰其故爛然
功名暉映千古刻銘區區大鵬一羽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二

東國李相國集後集卷十二終

誄書 右司諫誥 芝奉宣述

維歲在辛丑秋九月二日守大保門下侍郎平
章事李公病卒仍殯于私第越十一月六日庚
寅葬于鎭江山東麓禮也公諱奎報字春卿黃
驪縣人也考諱允綏官至戶部郎中母金氏金
壤縣人公之始生乳嫗二一日抱出門有一老父
過曰此兒千金之子宜善護養嫗走白嚴君君
疑其神人使人追之不見焉公幼聰敏頴悟九
歲能屬文時號奇童九經史百子一覽輙記以

詩捷稱牛童馬走無不知名也己酉擧司馬試
中第一明年庚戌擢進士第俄補全州書記爲
政剛猛因同寮忌憚被讒上洛壬戌東都叛朝
廷出三軍征之戎幕以散官及第充修製歷三
人皆以計避之公獨曰爲人臣避國難可乎遂
從軍丁卯被儒官所薦補直翰林院以文敏累
遷乙亥直除右正言知制誥己卯因公事被劾
出爲桂陽都護府副使不涉一年以禮部郎中
起居注見召未幾除寶文閣待制待制之任非
凡材所當故時或有缺焉積官至樞密院副使

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嗣子滋爲直翰林故改爲寶文閣學士尋拜政堂文學叅知政事公以年耄告老上不允丁酉又表乞退固切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大保門下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禮部事翰林院事太子大保致仕公爲人寬雅正直大臣也時人目之曰人中龍也不獨窮究經史至於幽文僻說佛書道帙無不遍閱晩年尤信佛法常誦楞嚴又嗜讀洗心經窮大衍之數公一掌成均三典禮闈所得皆當世聞人玉笋之盛無若此者自典

誥至于卿相凡 國家 王言帝誥高文大册
皆出一手雖及懸車外國交聘表狀徵誥文字亦
公之所製也由是眷遇益重每須月俸與在官
相府同焉又命有司取公所著前後文集五十
三卷募工彫印傳于世則名振華夷寵無前古
哀榮終始可謂無缺矣公始諱仁底將赴司馬
試夢奎星報異瑞因改焉果中第一方未冠時
有吳先生世才者於人愼許可一見而奇之曰
子非常人也必遠到矣及登第公嫌其科劣辭
謁賀客曰科第雖下豈不是三四度鑄門生者

乎座客大笑於戲奎星之報吳公之知公之辭語豈不異哉解位家居常以詩酒自娛及辛丑七月得微恙至九月二日向西着衣偹然而化享年七十四 上聞訃震悼勑有司庀喪事三日不視朝贈謚曰文順公仍命通臣誄以發之其詞曰

奠奠我公 一代儒宗 賦形殊特 曰人中龍

神人報奠 奎宿標祥 稟靈毓粹 不類於常

幼而力學 時號奇童 三敎奧旨 無不該通

首登上板 一中賢科 詩名籍籍 聞于中華

出佩州符 政績無倫 驟登翰苑 雄筆如神
諫垣吁闔 誥院演綸 藥言醫國 繡句驚人
修書叙事 信服強戎 潭潭相府 穆穆清風
一掌成均 鸞鵠繽紛 三典禮闈 桃李芳芬
如何一旦 天喪斯文 縉紳廢士 涕泣瀾潸
鳳翼何附 龍鱗何攀 泰山其頹 士林悽然
上心悲悼 罷朝無前 命臣作誄 光于九泉
嗚呼哀哉

守大保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
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禮部事

翰林院事太子大保致仕贈諡文順公

墓誌銘 并序　　侍郎 李需 述

公姓李諱奎報字春卿黃驪縣人也皇考諱允
綏戶部郎中母金氏金壤縣人也以公故封金
蘭郡君蔚珍縣尉諱施政之女也公九歲能屬
文至十五六洽聞強記凡著述不傚古人陳語
平生不自名唐白時人指之曰走筆李唐白歲
己酉於名宰相柳公權座下中司馬試第一明
年赴禮部試於三場試日貢舉員重其名令飲
宣醞數四盃稍酣下筆未精其科稍劣欲辭之

更舉以嚴君切責亦無舊例辭不得謂賀客曰科第雖下豈不是三四度鑄門生者乎丁巳冢宰趙公永仁等文儒四相聯名上劄子薦公於閣下劄子爲不平者所竊遂寢登第之十年出補全州管記屢忤通判不法曰被誣解職後館翰等儒官薦人每以公爲之首故於丁卯權補翰林院明年即眞壬申正月除千牛衛録事參軍事出院六月以兼直復院十二月不踐七品爲司宰丞仍兼直院乙亥直拜右正言歷左右司諫己卯出爲桂陽府副使一年以禮部郎中

起居注見召自後歷大僕少卿寶文閣待制將作國子監祭酒翰林侍講學士判衛尉事於九年之間其遷轉如此庚寅以無妄流于猬島其時以同罪被流者三人皆正直敢言之達官也辛卯蒙宥還京師時達旦來侵公以散官凡講和文字皆任之壬辰四月起爲正議大夫判秘書省事寶文閣學士慶成府詹事自入參至於是職除補外一年皆無典誥癸巳六月拜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右散騎常侍寶文閣學士十二月入相爲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

戶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判禮部事乙未十二
月爲叅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判戶部事太子
大保冬十月上表乞退 上遣近臣敦諭令復
起公不得已起視事又乞退固切 上重違其
志以守大保門下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判禮部事翰林院事太子大保致仕
嘗一典成均三闢禮闈所選多韻士自解位來
以詩酒自娛尚讀楞嚴頌在九卷亦 國有大
冊異朝書表等事無所不爲越辛丑七月得微
恙時之當國大臣連遣名醫問診取公所著文

集命工彫刻欲令公眼見事巨未畢至九月初
二日卒于私第享年七十四　上哀悼勅有司
令百官會葬贈謚曰文順公噫公之官爵次序
既列於前其瑞應行事之跡敢闕于後公之生
數月惡瘡蒲身面目皆爛乳嫗出置門外有一
老父過視之曰此兒不啻萬金宜善護養嫗走
報家君君疑其神人數路追之不得此神物護
公於襁褓中也公之欲赴司馬試夢見著礁鍊
緇布衣人羣飲堂上傍人曰此二十八宿也公
驚悚再拜問今年試席捷否有一人指一人曰

彼乃奎星宜就問之公就問未聞其言而寤俄
復夢其人來報子必占魁頭此天機但勿洩耳
前名仁底曰改今名赴試果中第一此靈曜之
攝公於名敎中也壬戌東京叛遣三軍討之軍
幕欲以散官及第充修制負戰者危事皆以計
避之公獨慨然曰予雖儒怯避國難非人也遂
從軍此公之勇於義也戊寅於八關會侍 御
宴禮數未半有一宰相促罷之公曰君賜也不
可取次處分雖因此被流此公之執法不撓也
所謂達旦者頑如禽獸奏之以鈞天廣樂而不

足以開其肓捘之以隋珠和璧而　顏
及聞公之文字事意惻然有感所諭皆從此公
之至誠能動無情者也娶大府卿晉昇第二女
生四男二女長曰灌先公沒曰漹今爲知洪州事
副使曰澄慶仙店錄事曰濟西大悲院錄事女
長適入內侍掖庭內謁者監李惟信次適內侍
慶禧宮錄事高伯翃於戲墓銘之作尚矣其功
名顯顯爲世所尚然後爲之蓋將使後之人知曠世
之上有雄偉不常者矣雖其人雄偉不常而銘
不得其人則不若無之之爲愈也予拙於爲文

公於平日從容之際每稱吾之沒也子其銘乎
其嗣子瀣述公之意書來請銘不得已銘之曰
江左汾陽　海東孔子　温良恭儉　哀榮終始
七十已前　與世爲賢　玉樓作記　於公細事
斡旋元氣　是公之位　七十已後　爲天所有
人望未厭　天取不廉　天奪其眞　地得厥身
焉得爲二　在天在地　其人萋萋　所留文章
亦恐六丁　雷電取將　鳩集工徒　勒之金石
一鏡云亡　天子憫惻　爰命有司　宅名山側
原野畇畇　峯巒翼翼　山旣靈兮　子孫萬億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終

至孝自行乃已矣

14

新編圖藍林

汁